

• 封面人物 •

编者按：杨万江博士（1958—），四川绵阳人，浙江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博士生导师，现就职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卡特中心”）评估与监测中心执行主任。曾在四川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就读并获得农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大学从事农业经济科研和农业管理工作，现任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CARS）水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研究室主任，中国国外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员、浙江省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农业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兼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西南科技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科研单位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农业农村部都市农业实验室（广东）专家小组成员，中国水稻研究所高级职称专家组成员。30余年在“三农”科研领域耕耘，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食物经济研究，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行为与农民生产行为方面主持8项省级以上研究课题，出版学术著作2部，发表学术论文25篇。二是农业农村发展研究，围绕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制定专业和区域发展规划与战略方面主持省级以上科研课题10项，出版学术著作2部，发表学术论文33篇。三是农业农村产业经济研究，主持省级以上科研课题15项，围绕水稻产业经济、城乡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出版学术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46篇。

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保口粮” “稻米安全”与“一带一路”

◆ 杨万江 林斌 刘琦 李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坚定而扎实地全面深入推进，解决中国粮食安全保障问题也应随之发生转变。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粮食产业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中国正在形成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迫切需要深入、准确地理解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科学内涵。中国农产品大规模进口已经成为“新常态”，适当进口粮食不仅必然而且应该，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保口粮”战略指向小麦和水稻两大口粮作物，中国“保口粮”的现实格局就是生产加进口。根据国内口粮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产业技术体系（CARS-01-10B）和浙江大学文科专项“中国稻米产业经济问题：生产格局、国际贸易与价格变化”课题支持。

作者简介：林斌（女）、刘琦（女）、李祺（女）为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

作物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规模综合分析，中国“保口粮”难点在于水稻产业，“稻米安全”应该成为“保口粮”的关键，而实现“稻米安全”持续有效路径就是“基本自给+‘一带一路’”。

关键词：粮食安全；口粮；稻米安全；“一带一路”

DOI：10.13856/j.cn11-1097/s 2018.06.031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因此，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为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这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的国家战略问题^[1]。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国内外粮食供求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也随之调整。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正确认识这种变化，科学把握和适应这种变化，对于加速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建设经济和社会强国，屹立于世界之林，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实际上，党中央早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重点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调整和转变的思路，201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十六字”新战略。同时指出，对内，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对外，更加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2017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指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食作物要稳定水稻、小麦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点发展优质稻米”，从而使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更加明晰、更加准确。

进入新时期、步入新常态后，党和国家提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体系，体现了把粮食安全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并进一步上升到了党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国策。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是未来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大创新，新战略鼓励集中力量保重点、保口粮，适度进口则是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的环境下，粮食安全新战略有利于更好地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也是适应国内外局势变化而做出的重大调整。同时，中央也坚定地强调，立足国内解决吃饭问题、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立场没有变，通过提高国内产能、强化科技支撑，使口粮

生产与供给得到更好的保障。

进入21世纪短短的几年时间，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安全新战略已经十分清晰。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变化，下面侧重阐释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框架内核，包括分析新战略提出的背景条件，重点是牢牢抓住它的基本内涵，把握住它的关键要素和有效路径。

1 全国农产品大规模进口成为“新常态”

中国是农业大国，但农产品进出口格局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农业已经快速地融入世界之林，其标志性特征是近年来全国农产品进口迅速上升，中国农产品大进大出，特别是大规模进口农产品，已经成为“新常态”，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2006—2017年，全国农产品进口额由212.81亿美元上升到1247.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国农产品出口额虽然由225.19亿美元增加到751.36亿美元，但全国农产品出口与进口之比已由2008年最高时1.3:1变为2011年最低时0.56:1，2016年回升至0.65:1，2017年降为0.60:1。相对于全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格局而言，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状况及其变化也十分突出。2006—2017年的11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7604亿美元增加到41045亿美元，农产品进出口额则由438亿美元增加到1999亿美元，全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和农产品进出口额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33%和4.56%，年递增率分别为6.36%和14.80%。可见，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全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近2倍，年递增率则是其2.32倍。

全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结构。从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占货物进出口贸易百分比来看，全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占比已由2006年2.49%上升到2017年4.87%，这种结构的变化，绝非偶然。从农产品国际贸易流向看，虽然农产品出口和进口都在增加，但由于增

长速度不同，进一步改变了全国农产品进出口格局。全国农产品出口占全国货物出口比重由 2006 年 2.32% 上升到 2017 年 3.32%，同期全国农产品进口占全国货物进口比重则由 2.69% 上升到 6.77%（其中 2016 年达到 6.97%）。

粮食进口十分突出，对大规模的粮食进口更需要特别关注。农产品进口大幅增长，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某些农产品大规模进口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06—2017 年，除大豆和植物油进口量较大以外，更重要的是事关粮食安全的谷物及其主要品种进口量也已经很高，全国谷物由进口量 359 万 t、进口额 8.38 亿美元分别上升到 2 559 万 t 和 64.85 亿美元，谷物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增长 6.13 和 6.73 倍。其中，小麦进口量由 61 万 t 增加到 443 万 t，增加 6.25 倍；稻米进口量由 73 万 t 增加到 402 万 t，增加 4.51 倍；玉米进口量由数百吨增加到 283 万 t（2012 年高达 521 万 t）。

2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核心是“口粮安全”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和过去的理解，中国的“粮食”概念含义十分广泛，在进入现代化加速发展时期和中国深入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来看，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粮食”和“安全”概念，厘清模糊的“粮食”概念并认识到传统粮食观念之不足。在国家安全意义上，在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亟须进一步将“粮食安全”战略转向“口粮安全”战略。只有认识到概念的转变、观念的变化，战略精准把握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现代农业向深层次发展，也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

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和农业部门定义，中国的“口粮”概念，包括 3 大谷物（小麦、稻谷和玉米）以及马铃薯一共 4 种农作物（农产品）。毫无疑问，这 4 种农产品从一般意义上讲都可以作为人们的口粮，对于保障国人口粮安全都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它们的作用或紧迫性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它们有着各自极为不同的景况，在满足人们口粮需要方面的紧迫性和获得性都大不一样。

进而，可以将“口粮安全”中的口粮分为两类，

一类是间接性的口粮，一类是直接性的口粮。间接性口粮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粮饲”类型和“粮菜”类型。之所以细分为“粮饲”类型，是指这种口粮系人畜共用，甚至动物饲料功能更为突出，人们直接作为口粮的功能日渐衰减，如 3 大谷物中的玉米就属于这一类。之所以划分为“粮菜”类型，是因为部分用作口粮，部分用作蔬菜，而且蔬菜功能日益增强，如马铃薯、番薯等传统的“粮食”作物等小杂粮。实际上，“粮食安全”中的口粮是总体上直接用作人们主食的粮食种类，这就是小麦和稻谷，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讲“粮食安全”，其本质在于“口粮安全”，而“口粮安全”的主体则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品种。因此，保障“口粮安全”的实质是保障小麦和稻谷供给安全，安全的供给是保障安全消费的基础和保证。

为什么需要认识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关键在于“口粮安全”，也就是“保口粮”？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首先，从国内来看，中国粮食消费的 80% 以上是口粮，是人们的主食。其次，从国际市场来看，中国人民口粮的供给市场更加多元化，而在更加开放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市场关键在于小麦和稻米，国际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了保“口粮”的难点在于稻米。因此可以认为，中国“保口粮”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实际上就是将国家粮食安全与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从生产供给角度可以定位在保小麦和水稻，这样更加有利于避免过去对“粮食”十分宽泛的理解，进而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定位不准的问题。

3 国家“口粮安全”关键在于“稻米安全”

在“口粮安全”战略定位中，“保口粮”就是保障小麦和水稻生产，进而也可以看出，“保口粮”的难点和关键在于“稻米安全”，这也是由国内外供给和市场结构所决定的。同时需要认识到，通过保护性地放开粮食市场，做到有“出”有“进”，在开放中“保口粮”，适当地进口则是必然的，尤其是适当进口一些稻米。

(1) 国内口粮生产供给有鲜明特点。一般而言，在小麦和水稻生产方面，中国小麦生产主要集中在北方大部分地区，而水稻生产则以南方地区为主。

在适合的自然生态条件方面，与小麦生长条件相比，水稻作物在温、光、水等自然生态要素方面要求更高，其投入要素使用量也更多，投入结构更为讲究。实际上，在水稻生产适宜地区也适合高价值的其他农作物生长，这些高价值农作物与水稻相比更具有经济竞争性。因此，不管是从国内生产条件来看，还是从国际市场来看，中国南方地区水稻生产越来越不具备比较优势。仅从中国粮食生产实践来看，水稻是高产作物，并且保持更大的生产规模，比其他粮

食作物的生产稳定性（波动率）更好^[2]。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中政策层面的现实体现：“稻米安全”实际上是国家“口粮安全”的关键所在。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2005—2016年，全国谷物产量年度波动率一般居中，而玉米产量年度流动率多数年份或最高或最低，小麦产量年度波动率虽低于谷物年度流动率，却只有稻谷产量年度波动率处在较低位置，也就是说，稻谷产量年度虽有波动，但年度波动小，而且波动极值也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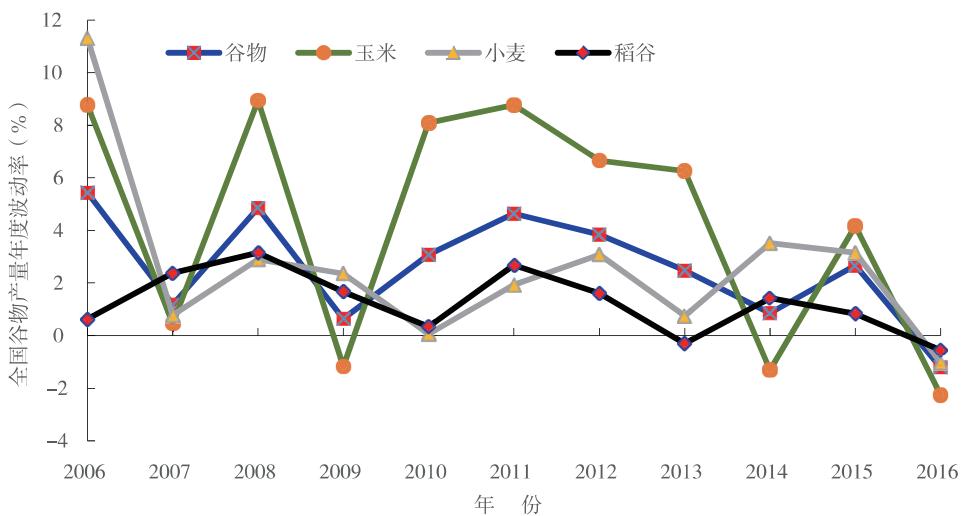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谷物产量年度波动率

(2) 3大谷物国际市场规模有着巨大差异并决定了中国进口稻米更为不易。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全球化背景和更加开放的世界中，根据口粮品种的生产格局和贸易来源更能说明：玉米、小麦和稻谷局势各不相同，在口粮框架下，稻米则是最为关键的。这里以美国农业部世界农产品国家平衡数据库(PSD数据库)加以分析。从产量和出口量来看，玉米是世界第一大谷物，2016年度世界玉米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107 549万t和15 978万t，2016年度小麦是世界第二大谷物，2016年度小麦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75 068万t和18 328万t，稻米是世界第三大谷物，2016年度稻米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48 615万t和4 738万t(按大米计)。

结合产量和出口量计算得到出口率(%)综合性指标。从世界来看，3大谷物出口率具有不同特点。小麦出口率20%~25%，玉米出口率10%~15%，稻米出口率仅7%左右。从图2更准确来看，2016年度世界小麦出口率23.87%，玉米出口率

14.86%，稻米出口率9.75%。

可见世界上，玉米生产规模大、市场规模也比较大，小麦生产规模中等但市场规模却最大，稻米生产规模相对较小而市场规模最小。这些表明，从世界谷物生产和满足人们需要的市场来看，小麦最容易流通，玉米流通性较高，而稻米流通性很小，因为稻米生产更多地要求满足水稻生产国家国内需求，一旦想从世界上获得更多的稻米，相对于小麦和玉米则更为困难。

从世界国别维度看，3大谷物的供给与需求的“面”(国家数量)差异较大。这里以美国农业部PSD数据库2015年度3大谷物数据为例，表1列出了世界稻米、小麦和玉米生产供给、进口来源和出口国家情况的有关数据。按照国家统计，世界玉米生产国家113个，而小麦和稻米分别只有80和81个，而前10国合计稻米产量占比高达85.06%，比玉米和小麦高，3大谷物出口情况差别更大，稻米出口国家42个，玉米为54个，小麦高达71个；出

口量与产量之比,稻米仅8.5%,玉米和小麦分别高达12.3%和23.5%;进口量与产量之比,稻米为8.1%,而玉米和小麦分别为14.3%和23.1%。综

合出口、进口、生产情况看,世界市场的可供量,稻米供给规模最小,稻米市场规模不足小麦的1/4、玉米的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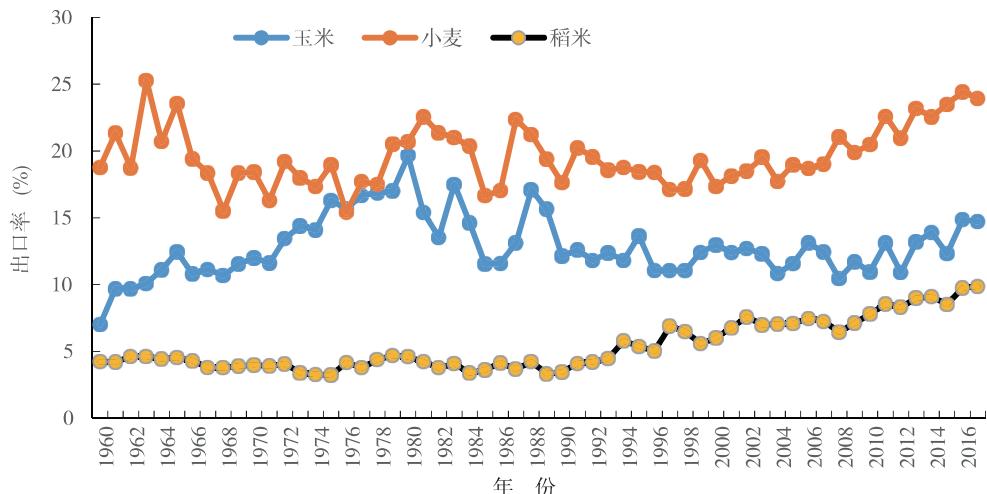


图2 世界3大谷物年度出口率变化轨迹

表1 2015年度世界3大谷物生产与贸易集中程度

项目	玉米			小麦			稻米		
	总产量	国家数	平均产量	总产量	国家数	平均产量	总产量	国家数	平均产量
产量(万t)	97 221	113	860	73 521	80	919	47 294	81	584
前10国合计量占比(%)	84.75	8.85	10.00	83.80	12.50	7.00	85.06	12.35	7.00
进口量	13 923	108	129	17 019	124	137	3 833	101	38
前10国合计量占比(%)	64.39	9.26	7.00	40.43	8.06	5.00	44.14	9.90	4.00
出口量	11 974	54	222	17 284	71	243	4 034	42	96
前10国合计量占比(%)	95.14	18.52	5.00	93.36	14.08	7.00	92.50	23.81	4.00
出口量/产量(%)	12.3	47.8	25.8	23.5	88.8	26.5	8.5	51.9	16.5
进口量/产量(%)	14.3	95.6	15.0	23.1	155.0	14.9	8.1	124.7	6.5
出口量/进口量(%)	86.0	50.0	172.0	101.6	57.3	177.4	105.3	41.6	253.1

注:进口与出口不一致系年度内库存变化的结果。

综合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稻米作为主食消费占总人口的60%以上,玉米则以饲料为主且来源广泛,小麦虽是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口粮之一,但小麦的世界市场规模巨大、市场流通性大,在一般条件下,玉米和小麦容易在世界市场得到满足,因此真正意义上中国“口粮安全”,从本质上讲,重点和难点就在于“稻米安全”。

4 保障“稻米安全”有效路径是“基本自给+‘一带一路’”

实践持续地保障中国“稻米安全”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思想,有效路径就是要在开放条件下通过互信的“一带一路”建设,在互信、可靠的国家和区域之间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加科学地解决中国“稻米安全”问题。因此,在稻米需求增加或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适度进口”稻米就成为必然选择，走一条“基本自给+‘一带一路’”的发展道路。

(1) 中国水稻生产必须强调一定的自给性，保持基本的自给能力。水稻生产一定程度的自给(即基本自给)是需要的，一味地依靠自给(即高度自给或完全自给)在生产层面已经亮起“红灯”。

显然，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因此，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18亿亩(1.2亿hm^2)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必须保持基本农田尤其是南方水田(有灌溉条件的良田)常年种植水稻，适应稻米基本自给的水稻生产规模应稳定保持在300万 hm^2 或常年稻谷产量2亿t以上的生产水平。为此，需要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食生产有积极性，要深入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益(补贴和利润)，把有限的补贴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生产是基础，但有效的生产供给需要搞好粮食储备调节，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粮食安全保障，中央承担首要责任，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加粮食生产投入，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还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从餐桌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要让长期疲劳的土地休养生息。大量信息和调查数据证明，中国土壤营养和肥力状况很不乐观，中重度污染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约333.3万 hm^2 以上。在封闭式高自给率思想指导下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长期高复种指数导致稻田种植制度不合理和耕地质量严重退化，耕作土壤

严重毒化，一些地方过度开垦和种植，致使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剧。党中央和国务院都高度重视，这些地方不能再继续耕种。“毒田”和重金属(特别是镉)污染种出“毒大米”等严重问题已经开始得到初步遏制。为解决耕地污染问题，国家每年将拿出上百亿元资金，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在受污染的重点区域，都是过去经济发展较快、工业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长江腹地、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都是重工业密集地区，但保持稻米合理、长期的基本自给水平，必须要应用科学方法对被污染耕地进行修复和治理。

(2) 顺应深度开放趋势，优化建设“一带一路”稻米产业海外基地。开放条件已经形成，“稻米安全”供给的必要补充是在开放条件下集中依靠成熟的“一带一路”建设来保障。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撑，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合理融入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之中，这将是中国新时期以稻米为基础、以“保口粮”为中心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必由之路。

如何按照中央要求科学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需要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思路引导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得到全面实施和科学实践，适当进口不至于导致中国主粮安全出现问题。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体量较小，中国经济社会在世界上的认可程度和影响度都较低，一些经济大国甚至对中国发展充满敌意，动不动就以粮食禁运为手段制约中国，在粮食作为战略品的“粮食武器”时代，可获得的世界市场容量受其他国家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干扰影响了中国粮食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力更生、依靠自我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自有其科学合理性。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地位迅速提升，在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也由2009年8.5%上升到2016年14.8%，与第一位的美国差距由美国是中国的2.82倍缩小到1.66倍，与第二位的日本相比由中国是日本的0.98倍扩大到2.27倍。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3]，需要深化考虑粮食安全问题，特别是“稻米安全”，进而抓住关键少数国家和地区，将“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必要的补充。自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有 80 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一大批项目落地生根造福沿途百姓，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深入人心，倡议形成的巨大辐射和带动效应惠及全球^[4]。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强，在中国开放战略带动下，开始对世界国家，特别是有着陆地相连的国家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对有些国家而言，虽然这些影响并不稳定，但对另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加上中国过去一贯的尊重国家主权在传统意义上的友好邻邦关系，在近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要双边或多边战略带动下，一些国家已经具备与中国长期相对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如果能在更加开放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统领下，与这些国家建设长期稳定和共同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关系，谋求合作共赢，中国粮食安全将在更为经济和更为稳定的条件下得到有效保障，这是中国粮食安全、主食安全特别是“稻米安

全”的一个“双保险”。根据现实条件和发展可能性相结合，加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引，有选择地着力推进海外稻米产业基地建设，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必将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 [1] 翟虎渠, 等. 中国粮食安全国家战略研究 [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 [2] 杨万江. 稻米产业经济研究 (2017)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 [3] 陈俭, 卢德彬, 杨建, 等.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区域差异与空间集聚效应研究 [J]. 世界农业, 2017 (12): 127-133.
- [4] 叶书宏, 张伟. 述评: 勇立潮头, 逐浪全球化 [EB/OL]. (2018-05-0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2/c_1122771399.htm.

(责任编辑 刘晓婧 段丽君)

(上接第 200 页)

将季节性牲畜迁移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候选名单

意大利农业、食品与林业政策部发布消息，2018 年 3 月 27 日，正式提出将“季节性牲畜迁移”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非物质文化遗产候选名单。

意大利作为提议国，其常驻 UNESCO 代表处大使与希腊、奥地利两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处大使一同签署了国家间候选提案。该项提案正式启动了由独立技术专家参与其中的国际评估程序，后续决议将在 2019 年 11 月由 UNESCO 政府委员会做出。

传统的季节性牲畜迁移指牛、羊、牧民与其犬、马进行季节性转场，通过半自然的路线，迁移至气候不同的地区。此过程持续数天，迁移地相对固定，俗称“邮站”。

从文化内涵的角度看，季节性迁移带有浓厚的文化标志，几个世纪以来，它将实践者与经过的居住地之间建立了社会、经济连接，它代表着以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为标志的、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并且影响着所到之处的艺术文化领域。

季节性牲畜迁移在意大利的中、南部仍存在，从拉齐奥大区的阿马特里切市、切卡诺市，到阿布鲁佐大区的安韦尔萨德利亚布鲁齐、佩斯科科斯坦佐；从普利亚大区的弗罗索洛内到加尔加诺，都有其常规据点。目前，季节性迁移牧民在阿尔卑斯山区域仍较活跃，以伦巴地大区及博尔扎诺自治省的塞纳莱斯最为显著。

此项提案由意大利农业、食品与森林政策部提出，需要从国际层面与 UNESCO 小组加强协调。这代表了意大利近年来在面临社会经济问题凸显、乡村人口减少等困难的情况下可做出的努力，旨在优化季节性牲畜迁移工作监管与服务，持续保障家族式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保持季节性迁移畜牧业的生命力。

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责任编辑 刘晓婧 段丽君)